

「老師，講 pangcah 就不能活嗎？」：試論

族語教育置於教育機構的困境

Lisin·Haluwey (理新·哈魯蔚)

(此訪談稿為筆者去年參與由一群關心花蓮議題青年舉辦的大花蓮發展研討會時所做訪談，訪談稿部分曾刊於多元所電子報第十四期，現已經過潤飾、增修，並為本文評析之基礎)

Kacaw 大哥¹，是花蓮市郊部落的 pangcah² 青年，大學畢業後到卓溪鄉實習，結束實習後就到海岸山脈下的海岸國小³ 服務，妻子 panay⁴，也是一名老師。

一開始卡造大哥為我們簡介海岸國小及海岸山脈濱海鄉⁵的教育現況，濱海鄉有三所國小，皆為 50 人左右的小型規模，也是教育部裁併標準下的應裁併小校，曾經也傳出裁併的消息。濱海鄉地理非常狹長，這三所國小設置在人數較多的部落裡，海岸國小的學區範圍從長虹橋南邊直到北區的石梯坪，住在石梯坪的學生大多必須搭公車上下學，或是靠家長⁶接送。而家庭經濟部份，因就業不易，大多數的小朋友家庭經濟都不穩定，有的是靠阿公阿嬤的老人津貼或休耕補助來過生活，在 41 個小朋友中，就有 15 個是低收戶家庭。

因為是小校，學生人數不多，老師的配置又以學生人數為分配，在教育部的規定下海岸國小只有一位行政人

員，而且之後行政人員離職也不可再遞補缺額，人力編制非常不足，老師都必須兼行政。……像是在教育資源上，海岸國小為教育部頒布的教育優先區，但是計畫型經費，必須由老師寫計畫來申請。老師要自己申請、執行、核銷，許多行政手續，其實也剝奪老師在教育上的時間。反之，小校更應該投入更多的教育資源與師資，來彌補城鄉差距，以充足的師資來補足。

在課程上的安排，教育部規定凡是位於鄉村地區或聚落型的小學，都要發展『本位課程』，就是以當地的人文特色及地理環境為教學內容，一週必須要有一堂。海岸國小則以鄰近部落的 pangcah 文化、石梯坪的自然環境地理，來發展本位課程（又可稱校本課程）。就會請 matoasay⁷來說故事、帶小朋友做傳統技藝，但一週只有一堂課，授課時間不足。因為海岸國小位於 pangcah 部落內，因此有發展 pangcah 的族語教育，但是授課時間也是一週一節，對族語教育的幫助有限，比較像是跟社會交差了事，對外宣稱學校有在推廣族語教育！

又因為海岸線一帶就業不易，家長都外出謀職，許多小朋友都是留在部落給阿公阿嬤帶，是所謂的隔代教養，常常有老人家向老師反應不知道怎樣幫助學生在課業上的問題，因為 pangcah 的老人也不知道主流教育的內容，主流

¹ 化名。受訪者不願曝光。

² Pangcah，即為官方所稱的阿美族，pangcah 為本族人對本族集體的自稱，台東的阿美族，因受卑南族影響則自稱 amis（住在北方的人），花蓮縣境內則稱 pangcah，又意為「人」，及本族所說的「語言」，音近似板柵。

³ 化名。該小學為花蓮縣境內的偏遠小校，因鄰近太平洋與海岸山脈，故稱海岸國小。

⁴ 化名。受訪者不願曝光。

⁵ 化名。該鄉為花蓮縣近內的偏遠鄉鎮，因鄰近太平洋，故稱海濱鄉。

⁶ 家長，在部落裡多為同住的照顧者，當然也可以是阿公阿嬤。

⁷ Pangcah：老人、耆老之意。

文化也跟六、七十歲的pangcah老人沒有連結，而主流教育也不重視祖父母所擁有的pangcah文化，就有小朋友會跟老師說『阿嬤很笨！』，會造成小朋友對老人家的排斥與輕視，導致不會主流文化（知識）的pangcah老人好像是很愚笨的，無形中讓小朋友對祖父母有負面的想法！而影響到對祖父母的態度與原住民身份的質疑，甚至埋下親情斷裂的危機。

在差異性的部份，panay大姐跟我們分享她自己的成長經驗，她在念國小之前都是用阿美語生活，上小一的時候根本就聽不懂國語，因為聽不懂也不知道要說什，每天都非常害怕上學，但是她的外公很注重教育，所以跟她一起學ㄅㄆㄇㄏ，她才慢慢的學會說國語，但在國小期間還是有很長一段的語言混淆期。但是很多阿美族學生，在家中跟阿公阿嬤說pangcah或是pangcah式的國語，到學校又要學標準的國語和英語（一週共三節），在語言上一定會錯亂，因為很少老師會將阿美語、國語相互對位的教學，就像我們學英文一樣，狗，『dog』。那就應該先講阿美族的『waco』，再教國語的『狗』！

但是主流教育只注重國語跟英語的教學，曾經有在家裏都只用pangcah跟老人家生活的小朋友向她抗議，『老師，講pangcah⁸就不能活嗎？』為甚麼一定要學國語跟英語！

kacaw大哥認為原住民的教育應該要跳脫現行的主流體制，以多軌式的發展，族群文化為優先，原住民有權決定本身的教育內容，而非殖民式的同化教育。讓pangcah的小孩像pangcah，當然也是配合文化的變遷來做調整！但至少是由原住民本身掌握教育的主體性，而非一週只有一節的族語課。而原

住民地區的教育問題在於主流文化不承認原住民文化的差異性！

而卡造大哥的教育理念，就是不標準化，要多元的接觸學習，希望讓學生在學習知識中獲得快樂，pangcah的小孩就要像pangcah，生活學習並傳承部落文化！⁹

老師，講 pangcah 就不能活嗎？

語言是一套象徵系統，也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與文化相互建構創生。當原住民族語教育被放置到教育機構中，就陷入了被宰制的困境。學校文化是一個特殊的文化，即被轉為合法、客觀不容置疑的宰制者文化（劉美慧）。教育機構（學校）也並不是中立的，因為教授科目的選擇及學科的選擇，都是社群之間的權力關係的產物（Patrice Bonnewitz, 2002），更可悲的是，族語教育被安排到國家機器的教育機構中後，便成為文憑市場上待價而沽的商品，有價值嗎？有競爭力嗎？然而在優惠政策之下，族語好像又變成有價值的了！

台灣社會並不承認原住民族的差異性，只將原住民文化視為一種「族群」文化，將文化當中的歌舞、服裝、工藝、藝術、祭典去脈絡地取出作為展演、消費。教育機構也只將原住民族語課程視為鄉土教材或是多元文化課程，而族語老師無法成為學校的正式教師，因為受限於族語教師的學歷不足。

語言就是權力，語言不僅僅是功能性的溝通、傳遞、互動。語言更是一組權力關係的象徵符號，既得利益者組成的主流社會決定我們該說哪一種語言，使用哪一組象徵符號，決定哪一種語言是被官方認定，決定哪一種語言是

⁸ Pangcah：意為阿美族語。

⁹ 訪談稿就此結束。

合乎禮節的，哪一種語言是具有資本的！語言的使用就是一種文化霸權的展現。

所以任何公務體系，都只會使用「國語」，所以新移民女性要參加識字班，原住民老人家要參加國語考駕照班，小學生在學校要學國語。連原住民族基本法訂定可以恢復傳統姓名時，那最近似祖先語調的羅馬拼音卻只能「加註」在國字的下方，而正式文件上，那經過翻轉音譯後的漢字，只是帶來更多誤解與汙名。以我的名字為例，lisin・haluwey 漢譯為「理新・哈魯蔚」，理新是我的名字，哈魯蔚是我媽媽的名字，pangcah 的命名模式是子女從母名。但常常在藥單或繳費單只會出現「理新・哈魯」，或是中間的「・」變成「？」，而成了「理新？哈魯」，或者是侷限漢民族姓名概念的喚我「哈魯蔚小姐」？然而更有人質疑我恢復傳統姓名的動機，「是不是有什麼福利？」

原住民被推擠到一個不能言語的失聲位置，雖然諸多的族語復振政策，卻只能顯示出國家機器的不屑和便宜行事，實為宰制階級粉裝文化殖民暴力。

所以只說 pangcah 不能活，是因為主流社會將原住民與宰制者文化的差異視為一種包含我族、排拒異己的理由，以及優勢族群鞏固既得利益的基礎。(劉美慧)，你只講 pangcah 到就業市場不會有人僱用你，學校也不會發給你文憑，主流社會將你標籤為社會(文化)適應不良者，將你汙名化。

當族語教育進到學校，終將成爲一種樣板知識，抽離了文化的情感、幽默感、價值觀、自然觀、教育觀、人觀，以及各個部落獨特的語調和字彙，更不用說那被剝削受殖民的族群史，或現今社會的原住民真實處境，傳授著只是一

種宰制/精英階層對原住民族語的浪漫想像，有美好的歌舞、豐富的祭儀、原始的藝術？因為台灣的教育機構從未真正反省，教育現場中的差異與壓迫持續發生著，對原住民的差異性停留在欣賞層面，而非正視且嘗試消除宰制結構，族語教育應該是發生在每天的生活之中，語言是文化的呼吸！除非還給原住民族一個自決自主的教育環境，並在現行教育機構中屏除資本主義思維和宰制者文化再製的單一思維，直到那天，才有真正的族語教育和原住民族教育。